

永懷吳鐵城先生

梅友卓

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，日本軍閥侵華，我們中國許多家庭因此破滅，亦有許多江湖義士因此結交。我就是因抗戰而與吳鐵城先生結了不解之緣。

記得是在抗戰開始後，政府發動海外華僑獻機救國，筆者當時僑居美國芝加哥，曾接奉吳鐵老來函，指示紐約、三藩市華僑較多，每地希望負責籌募美金壹百萬元，芝加哥華僑較少，要負責籌募美金五十萬元。接函不久，當時擔任海外部部長的陳慶雲先生，亦親蒞美加各地，與僑胞連絡，我在芝城與陳部長見面，他重申吳鐵老的意見，我當時告訴他，紐約有僑胞兩萬多人，三藩市僑胞亦衆，各分擔美金一百萬元，爲數不多，但能否達成任務，不得而知；至於芝加哥雖只有僑胞三千多人，連同美中各小城，總數亦不超過五千人。被分配美金五十萬元，稍嫌過高，但我一定照鐵老指示達成任務。後來，芝城的五十萬元，一元不少，把責任完成了。

鐵老爲此，賜我以「華僑杜月笙」一個銜頭，使我受之有愧。

本黨——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，我是美國出席全會代表之一，回到國內，被鐵老盛意拳拳招待住在他的公館，長達兩星期，我也在鐵老栽培之下當選中央委員。當時，曾蒙先總統蔣公召見，陪同晉見者亦是吳鐵老，那時我才四十五歲，先總統蔣公詢問年齡後，曾勉以「年青有爲」。

三十八年政府遷臺，我數度返國，鐵老在生時，必殷勤招待，幾乎食必同進，出必同遊。在鐵老的心中，廊廟與江湖相通，權貴與販夫平等，所以他能爲天下用，亦能用天下。海外僑胞每提及鐵老，仍把他當爲一位大家長。

鐵老逝世時，我正旅遊日本，未能趕回送殯，及後返臺，曾含着戀戀的心情探其臺北故居，亦抱着一份哀感之心祭於其墓園。

我有好友兩人，一爲僑居加拿大的張子田，一爲僑居古巴的蔣賜福；梁子衡兄常戲稱我們爲華僑「三劍客」。我們三人都受過鐵老的爱護和栽培，鐵老、子田、賜福已歸道山，今獨留我此一老朽，在紀念鐵老逝世三十週年的今天，謹綴數言，以抒感懷！

給她看幾張照片，「這是我的第二幢房子，這是我的飛機，這是我在黑海畔的別墅，這是我的快艇。」她說：

「你過得很不錯。但是我替你擔心，一旦布爾什維克回來怎麼辦？」——「一報還一報」，「就一定要實現」。

七、有兩兄弟，一位是入了美籍的俄國人，另一位是住在俄國的俄國人。入美籍的在美失業餓飯，便跑到白宮前，坐在地上嚼乾草。甘迺迪看到了問道：「你爲什麼吃乾草？」他說：「因爲失業沒飯吃。」甘迺迪趕忙叫人給他東西吃和零用錢花。並問他還需要什么。他說：「一張往俄國的機票，以便赴俄看我的弟弟。」於是他達成願望，去到俄國。當發現他的兄弟同樣在餓肚皮，便將在美經驗傳給他，叫他如法泡製——坐在克里姆林宮前草地上嚼乾草示威。赫魯歇夫一見之下，問道：「你爲什麼吃乾草？」他說：「因爲肚子餓又身無分文。」赫魯道：「你這白癡！現在是夏天，你應該去喫青草，乾草是要留給冬天吃的。」——尤其留來餵牛餵馬，人不配享受呢！

八、一個老猶太人企圖非法逃出蘇聯，到邊境被逮住了，當受秘密警察審問，爲什麼要逃走，他答道：「我有兩個理由：第一、假如蘇俄垮臺了會歸罪到我們猶太人身上……」警察官員大吼道：

「你不要胡扯！蘇俄勢力強大得很，永遠不會垮臺的。」猶太人道：「這就是我的第二理由。」——原來只爲逃出鬼門關。